

# 棋坛·棋迷·棋手

曹殿举

王源

于作兴

赵春江

编著

# 棋坛·棋迷·棋手

曹殿举 王 源

于作兴 赵春江

编著

人民出版社

## 棋坛、棋迷、棋手

曹殿举 王源 编著  
于作兴 赵春江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67,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854册

ISBN 7-206-00281-1

G·20 定价：1.95元

# 序

这是一本主要谈论我国围棋、象棋的书。

围棋、象棋都是起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娱乐性体育项目。经常下围棋、象棋，不但可以丰富文化生活，增添生活情趣，而且能开发智力，锻炼思维，陶冶性情，学习军事斗争艺术。因此，二千多年来，它们受到了我国历代统治阶级、文臣武将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喜爱，同时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围棋、象棋在漫长的发展、普及过程中，曾先后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棋圣”、“国手”、“国工”和“冠军”。这些棋坛中的佼佼者，在他们成名之前以及成名之后，都有不少传奇性的趣闻轶事。透过这些趣闻轶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长的艰辛和棋艺的精湛，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华夏棋坛的绚丽多彩。但遗憾的是，这些趣闻轶事，却分别散存在正史、野史、诗文集或笔记小说之中，查找不易，而且往往记述简略，有的甚至只有三言两语。广大棋类爱好者盼望能有一本汇集历代棋坛佳话的专书问世。

现在，《棋坛·棋迷·棋手》的出版，基本满足了棋类爱好者的这一愿望。

本书是一部知识性、趣味性读物。其主要作者曹君殿举，从小喜好下棋。1956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曾代表北京大学和我国象棋国手张德魁进行过友谊比赛，张

老下象棋，弈成和棋。毕业后，任职吉林省图书馆。他在工作、著述之余，仍然热衷棋艺，并对棋史有所研究。他涉猎历代棋谱，也阅读史籍和笔记小说，凡属棋坛中的趣闻轶事，都一一摘抄，并选择其中故事性强的加以扩写和创编，历时半年。初稿写成后，又经于作兴、王源、曹亮、谭瑛、赵春江等几位同志修改、润色和增写，共六十七篇，计十五、六万字左右。我有幸拜读了本书清样，深感这是一本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棋类方面的普及性读物。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写作形式活泼多样，资料性、学术性及可读性都较高。

据我所知，作者在本书的写作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不少诗词、联对，都是作者所创作，如《围棋的别名和别名诗》中的诗，《棋迷试才》中的联对等，均系作者创作，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解缙巧对棋迷知府》及《苏小妹三难新郎》等的情节，构思也甚为巧妙、新颖。本书主要作者曹殿举在撰写本书时，非常刻苦，经常夜不能寐。他的写作条件较差，冬天，他在温度甚低的北向居室里写作，冷得厉害时，需将棉衣、秋衣、大衣等全部穿上，同时将皮帽和围巾戴上。所以，他在为一部书命名时，起了个《北冷斋述闻》的名字，个中甘苦，是读者们所想象不到的。当然，随着国家和个人生活情况的好转，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生活方面的困难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得到解决。那时作者们当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

“国运兴，棋运兴”。在围棋、象棋不断发展、普及的今天，出版这样的普及性读物是适时的、必要的。广大棋类爱好者读读这本书，将会得到裨益。

林思桐

1986·8·4

# 目 录

序.....	林思桐	1
弈棋利害辨（作者代序）.....		1
谁是最早的“棋迷”？.....		8
曹操父子爱弈棋.....		11
曹丕弟弟曹彰之死.....		12
“硬骨头”关羽是个“软心肠”.....		14
“建安七子”与弈棋.....		17
两晋时期的围棋迷及围棋品级的制定.....		21
南北朝时期的帝王棋迷.....		23
“大器晚成”的唐太宗.....		27
康国独孤乱棋局.....		29
武则天也是个棋迷.....		31
唐代为国争光的围棋高手顾师言.....		33
唐代第一围棋国手——王积薪.....		35
我国和朝鲜人民的围棋交往.....		37
唐代诗人与弈棋.....		39
赵匡胤棋输华山.....		44
定要输棋的贾玄.....		47
宋代第一围棋国手——刘仲甫.....		49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52
文天祥的象棋爱好.....		54

宋代作家与弈棋	58
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诗	63
朱元璋下棋赠楼	78
明太祖的“不肖”子孙	84
明代作家与弈棋	88
自古英雄出少年	87
“偷棋圣手”陆九渊	93
八岁童牙上弈坛	95
名满海昌二奇男	98
沙坊执卷退强敌	101
红丝瓣对白头翁	105
“棋冠古今”的李开先	107
清初“棋圣”黄龙士	109
围棋鼎盛时期的“棋圣”范西屏	112
“弈中杜甫”施襄夏	115
“棋艺不绝名不朽”的徐星标	118
强中更有强中手	121
“市夫牧豎”艺更精	125
清代的“全国最佳一局棋”	129
算度精确的傻贝子	132
棋坛“癞皮”曾国藩	135
专横跋扈的象棋迷慈禧太后	137
纪晓岚巧说戏目	139
徐星友弈棋得知府	142
弈棋得官何其多	145
因弈丧命的“屈死鬼”	148
弈棋丢官的悲喜剧	150

形形色色的围棋赌赛	155
两位削发为僧的棋手	160
象棋诗话	162
王性的别名和别名诗	170
晋妙对棋迷知府	172
棋迷试才	177
弈棋与身心健康	180
棋子“治”病和棋子“致”病	183
古人重棋德	185
“烂柯”与“通神”	186
自古“烂柯”知多少	189
藏棋趣谈	191
民族特点鲜明的蒙古棋	193
名不副实的“满洲棋”	195
清代作家与弈棋	197
女扮男装的围棋手——娄逞	203
妇女中的棋类爱好者	204
苏小妹三难新郎（故事新编）	207
百岁棋王谢侠逊	214
棋坛之最	226
后记	237

# 弈 棋 利 害 辨

## 作 者 代 序

围棋和中国象棋（以下简称象棋）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它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

围棋向被称为是“战斗的游戏，数字的艺术，趣味的科学，智慧的化身”。其博大而高深的原理，繁复而微妙的变化，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想象力，陶冶了人们的性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乐趣。所以，数千年来，它受到了我国人民的广泛喜爱。比围棋较晚出现的象棋不仅具有围棋的种种优点，更以其对弈方便、费时较少等“大众化”的特点，在近一千年里，赢得比围棋更多的爱好者。但是，什么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弈棋也并不是只有“利”而没有“弊”的事。首先，弈棋极费时间，其强烈的对抗性、趣味性，又往往会使人们上瘾着迷，进而废寝忘食，影响工作，影响休息。而且棋风盛行的地方，一些投机取巧者，便把它作为谋生、致富的手段，进行赌博活动，如此等等。所以从棋类游艺出现后的两千多年以来，弈棋有益论者和有害论者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 一、“失礼迷风”和“大裨圣教”

生活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对围棋没有多大好感，但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在《论语·阳货》中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说：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不如玩六博（也是棋艺游戏的一种）、下围棋呢，因为这类游艺还是有些好处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没有把弈棋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但评价并不甚高。只是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一些而已。

孟子对弈棋的评价要比孔子差得多了。他说：“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孟子·离娄》）他不但把博奕和酗酒、不顾父母并提，而且把它们都看作是不孝之举。这在视“忠孝”胜于生命的封建时代，真是罪莫大焉。

汉魏及南北朝时期，围棋逐渐盛行，一些帝王将相也经常沉湎于弈棋中了。因此，肯定和否定弈棋的争论也激烈起来。汉初的大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就竭力反对弈棋，他怕皇帝不听自己的意见，给围棋的“罪行”无限上纲，把它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最高尊严的“礼”联系起来，大声疾呼说：“失礼迷法围棋者也！”故竭力反对汉文帝刘恒时期宫廷中臣僚们弈棋。他的看法自然受到围棋肯定论者的反对。当时有个叫杜陵的（即史书上的“杜夫子”）围棋国手，即对贾谊进行了反击。他说，弈棋绝不是什么“失礼迷风”的事，而且“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西京杂记》）贾谊和杜陵把弈棋竟然提高到关乎邦国兴亡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也是弈林中的一桩趣事。

## 二、“乐以忘忧”的深远影响

当然，弈棋有害论者对围棋最主要的意见并不是什么“失礼迷风”，而主要是认为浪费时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就说，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围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的话，“闻者必广矣。”三国时吴太子孙和与刘安是异代同调，他并且不把它作为一种好的游艺活动。他说：

“嬉娱乐好，亦在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奕然后为欢？”当时，大臣蔡颖等在宫中博奕成风，而孙和又觉得自己难以把围棋的害处论述清楚，于是，便让尚书、中庶子韦曜撰写一篇《博奕论》，以使自己的观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韦曜不负所望，在该文中他给围棋罗列了不少罪名。他说：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大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还说：弈棋“空妨日废事，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韦曜在这篇长达一千多字的《博奕论》中，还详细地阐述了弈棋的其他一些害处，并希望人们把“博奕之力”用到诗书上去，用到射御上去，这样，便会成为“将帅之备也。”

淮南王刘安等围棋有害论者的观点自然受到弈棋有益论者的反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当是班固写的《弈旨》了。

班固（73—92年）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继承父业，撰写了辉煌的历史巨著《汉书》，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在《弈旨》里系统地论述了围棋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论述了弈棋对人们身心健康方面的

益处。说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推而广之，仲尼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雎》类也。……”他还举了很多例子，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弈棋能起到娱乐作用、清静养性的作用、健康长寿的作用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后来韦曜在《博奕论》中所未敢涉及的。班固的《弈旨》论点精辟详尽，影响深远，以后马融的《围棋赋》，黄寔的《机论》，应玚的《弈势》，蔡洪、曹摅、梁武帝的《围棋赋》等，都接受了班固的观点，不断地和弈棋有害论者进行辩论。特别是班固在《弈旨》中所写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句，更为棋迷们所欣赏，不少嗜棋如命者甚至拿它作为自己弈棋无度的护身符、挡箭牌，以对付别人的批评。比如晋朝的祖纳在未被重用、政治上不得志的时候，整日纹枰对弈，不读诗书，不问政事。有个叫王隐的人就劝他说：“禹惜光阴，不闻其数。”祖纳便对曰：“我亦忘忧耳。”王隐便说：古人受到皇上重用的时候“则以功达其道”，未受重用的时候，“则以言达其道”。还说：应仲远著有《风俗通》，崔子真著有《政论》等等，问世后都成了不朽之作，你也可著书立说，“俱取散愁”，“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祖纳用班固“乐以忘忧”的观点拒绝王隐的批评，王隐则毫不客气地又进一步给以反批评，指出，不必用围棋“忘忧”，而应当以著书立说来“散愁”。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也对“乐以忘忧”的句子很欣赏。赵佶是北宋末年的皇帝，后来和宋钦宗赵桓一起被金国俘虏。他虽然在治理国家方面没有什么本领，但对“琴棋书画”四大艺术却甚为精通。他在一首诗中有“忘忧清乐在棋坛”的句子，就是借用“乐以忘忧”的名句而撰写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未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乐放在心上，整日耽溺于棋局之中，还颇为怡然自得呢。他在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还侈谈什么“忘忧清乐”，自然是班固“乐以忘忧”原意的亵渎和讽刺。但是，宋徽宗的这一诗句却受到棋界的赞赏，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刻印本围棋专著就是以《忘忧清乐集》命名的（该书为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辑著）。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下棋下不过对方的时候，便摆出不屑一顾的神色轻蔑地说：下棋“本图适性忘忧，何必苦思劳神！”如此等等，可见班固《弈旨》及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名句，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广。

### 三、应“扬长避短”，“扬益避害”

历史上弈棋有益论者及有害论者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歇过。有些人甚至对皇帝中的棋类爱好者（自然是弈棋有益论者）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反对他们弈棋。比如南北朝时齐明帝萧鸾好弈，大臣虞愿就多次公开批评他，说：“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劝他不要下棋。萧鸾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对弈棋的迷恋程度有所收敛。只不过后来“犹异余人”而已。再如南唐后主李煜年轻时也酷爱围棋，他嗣位后，整日和臣僚们对弈，不思政事。有个叫萧俨的大臣，看他溺棋过度，有一次实在忍无可忍了，便把李煜对弈的棋子投洒满地。李煜甚为震惊和不满，便讽刺他说：“汝欲效魏征耶？”（魏征是唐太宗时的丞相，以敢于向唐太宗提意见而出名。）萧俨毫不相让，也针锋相对地回答道：“臣非魏征，则陛下亦非太宗矣！”可谓寸步不让。后来，李后主虽然接受了萧俨的意见，但是他俩都并没弄明白，弈棋的害处并不在围棋本身，而是弈棋过度。所以，李后主虽然以后再不弈

棋，却又迷恋于吟风弄月，赋诗填词，他虽然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大文学家，却未能治理好国家，和宋徽宗赵佶一样，成了阶下囚。

明太祖朱元璋这位弈棋的反对者对棋类的看法更坏，他认为明朝刚刚建立，需要发展生产，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所以他把弈棋者和养禽鸟、蹴鞠（踢球）、游手游食者一样看待，认为是不参加生产劳动、四处“逍遥”的二流子，他对这些人都采取了“极左”的政策，严厉打击之。据《金陵琐记》、《客贊语》等书记载，朱元璋在金陵（南京）建造了“逍遥楼”，“见人博奕”便“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洪武二十二年（1389），他传旨，在京的军官、官人，有“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其对弈棋者的态度，可以说是达到了深恶痛绝、不共戴天的程度了。

清代也有些人对弈棋的看法很坏，把它看成是一种赌博。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可从清代学者刘德新的《戒赌博说》中看出来。刘德新在文章中说：“事之无益于人者，虽古圣人之所遗，吾亦无取焉。如尧之弈，老（子）之樗蒲（也是一种游戏）是也。夫以无益而不取，况乎其有害耶？”

另外，据《抚掌录》记载，有人还把围棋称为“木野狐”。因为狐狸一向被认为是“奸狡滑坏”之物，最能迷惑人，故“言其（即指围棋）媚惑如狐也。”围棋这一“木野狐”的“雅号”一起，自然受到“所见略同”的围棋反对者们的欣赏，亦纷纷著文表示赞同。说什么“古今之戏，流传最久远者，莫如围棋，其迷惑人不亚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虚矣。”（见《留余叢弈话》）作者在这里把弈棋和历史上向来不名誉的“酒色”相提并论，实在显得有些故作危言，

以耸听闻。

当然，对这种对围棋深恶痛绝的攻击，弈棋有益论者自然也不会置若罔闻，善罢甘休，故亦著文反驳之。他们说，酒和围棋并没有什么不好，它们和诗书等祖国的文化一样，是人们不可缺少的，“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见《幽梦影》）意思是说，如果连诗书、棋、酒这样一些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没有的话，那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那就不必托生成人了！看，说得多么地尖刻。可见对围棋的“崇敬”已高到不能再高的程度了。

当然，以上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对围棋的看法都过于偏激，无论是它的“益处”还是它的“害处”，都看得太过了，比喻亦均不恰当，故都是错误的。

纵观两千多年来反对弈棋者的意见，诸如《淮南子》说应把下棋的时间用来读书，孙和劝棋迷去弹琴、写字、打猎、射箭，王隐劝祖纳用下棋的时间去著书立说，虞愿、萧俨劝皇帝用下棋的时间去考虑国家大事，朱元璋怕下棋影响生产等等，这些看法和做法虽然不能说是对的，但也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有些看法只不过是过于片面就是了，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只看到弈棋的某些消极作用，而没有看到棋类活动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贡献，没有看到它对其他科学（如数学、军事学等）的重要影响，也没有看到它对人们身心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故发表了那么多片面、偏激的议论。对弈棋者进行了那么激烈地批评，甚至进行了严厉地打击。客观地说，这和一些棋迷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弈棋和做其他事情的关系也是分不开的。弈棋无度，不计后果地整日沉溺于棋局之中，自然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从而受到人们的非议。自己也必然吃到苦头。这样的事实很多，

以后会谈到，故在这里不再赘述。其实，应如何正确地认识弈棋，如何处理好弈棋和其他事情的关系，古人早已有精辟、客观的见解。比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说：“围棋有手谈、坐隐之名，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惯，废丧实多，不可常也。”今天，我们业余棋类爱好者对待“颇为雅戏”而又“令人耽惯”的棋类活动，亦应有这样正确的辩证看问题的态度，既要玩，而又“不可长也。”否则，就会影响学习，影响工作，影响身体健康。那样，“废丧”可实在是多了。

## 谁是最早的“棋迷”？

棋类活动，例如围棋、象棋，由于它有浓厚的趣味性和足以启迪人们智慧的艺术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各时代嗜棋如命的棋迷多不胜数。比如清代国手徐星标的父亲“以弈破其家”而兴趣不改；黄月天弈棋“呕血身死”（见《清代述异》）；“周星垣殚精习弈，专心致志，尝期以六月不下楼”（《留余簃弈话》）；明代陕西的河渠提举唐理，为获得“天下第一”的棋手称号，和一道士在茶社中“对局三日夜”（见《无锡县志》）；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正在与人围棋的时候，听到母亲病故的消息，却置母丧的噩耗于不顾，仍然求对手“留与决赌”（《晋书》）；而宦官、富豪，如谢安、谢玄、羊元保等人，则拿围棋赌别墅、赌太守，对千百两黄金、白银的得失视若儿戏等等，至于弈棋废寝忘食，被打被杀的事就更多了。但是

在我国这些众多的“棋迷”中，谁堪称是最早的“棋迷”呢？这恐怕就要从围棋和象棋的“发明者”中间去找了。因为如果自己不是“棋迷”的话，是决不会绞尽脑汁去“发明”围棋和象棋的。那么谁是围棋和象棋的“发明”者呢？这说法就不一致了。

象棋，有的人说是神农氏所创，象元念常在《佛祖历代通载》一书里所说的：“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就是。有的人说是黄帝所创，此说见晁补之的《广象戏格》一书。晁补之在书里说：“象戏，兵戏也，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兽之雄也，故戏兵以象戏名之。”就是说象棋最早是黄帝制作的。有人则说象棋是舜所创。常任侠的《中印艺术因缘》一书说：“象因桀骜不驯，舜把他禁居起来，又恐他寂寞，所以他制做棋局，使他有所娱乐。因其名象，故称象棋。”另外，有个叫谢在杭的人还在《五杂俎》这本书中说：“象戏相传为周武王伐纣时作”，则又给象棋的起源增加了一种传说。

关于象棋的起源和创制者，除上面的一些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说象棋是韩信发明的。大家知道，韩信是汉朝的军事家，善于领兵打仗。在汉朝建立前，他就被刘邦封为齐王，汉朝建立后，又被改封为楚王，很有才干。有一出《肖何月下追韩信》的戏，就是说肖何怎样重视韩信这位难得的人才的事。那么韩信怎么会“发明”象棋呢？据说韩信在领兵伐赵时，曾带领数万兵马远离故土到异国打仗。在打仗的时候，士兵们一心只想着拼杀，把一切都忘在了脑后。可是在战争间隙无仗可打的时候，特别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些士兵便开始想起家来。他们思念妻子、儿女，厌倦战争，有的人便偷偷地逃离部队，跑回家去。韩信